

情感密码

春节一次老朋友的聚会

■王珍

85岁的老爸和90岁的宝贵伯伯使出浑身的力气,两双手紧握在一起,脸上写满了惊喜和激动。这对于老爸很难得。

春节,各种拜年各种聚会之约不断。年初四晚,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:“我是奉化箭岭王宝贵的女儿,我们和老爸来杭州玩,我想让两位老人见一面,不知道会不会打扰到你们?”很意外,一位九旬老人居然会到杭州来看老朋友。我忍住,没有立刻把这消息告诉老爸,不然,老爸必定是一夜无眠睁大眼睛盼天明盼见面。

第二天吃过早饭,我把“宝贵伯伯要来看你”告诉老爸,他直接不相信。但当他知道宝贵伯伯人已经在杭州,并且马上就要到家里来的时候,立马变得迫不及待

一分一秒地数时间了。而几乎就在同时,宝贵伯伯一行已经到家门口了。

两位老人执手话当年:那时我22岁你17岁,我是村长你是民兵连长。我们一起报名参军都通过了政审和体检。我是家中的独子,你家兄弟三个,所以我留在了家中,你去远方当了兵。但我们并没有因此分开,我们一直书信电话不断,并且,你的两个弟弟就成了我的弟弟……

这样的聊天跨度和节奏,一天两天真的是说不完。所以就建议两家公司去饭店吃个饭,可以延长他们的忆往昔时光。席间,老爸舀了一勺虾皮水波蛋给宝贵伯伯,说,记得那时你每天早上出门去干活时,总是要对你妈妈说一句:“姆嬷,蛋汤给我炖一个。”这件事、这句话,老爸在我面前曾经念叨过不知

多少次,给我信息是:水波蛋是当年最美味的食物,更深层的含意是老爸羡慕宝贵伯伯有个疼爱他的母亲,因为我奶奶在我爸年幼时就遇难离世了。

平日里,爸爸在说到那些对我们好过的人不应该忘记时,王宝贵这个名字一定是名列前茅的。我早就知道宝贵伯伯一家是村里出了名的乐善好施的人家,接济和帮衬过不少贫穷困难的乡邻,而他本人从很年轻时开始做村长一直到退休。如今这位九旬老人,健康硬朗、思维清晰,儿孙绕膝,在一片孝心中开心地生活着。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一家多年行善积德的一种福报。

宝贵伯伯的外孙胡启森,一位很帅的年轻人,趁着春节假期,特意开了一辆七座的商务车,载着外公、父母、自己的一家三口和小姨等亲戚外出旅游。因

为九旬的外公德高望重,按照家乡风俗会有不少小辈去给他拜年,所以到年初四他们才出门。和每一次出门一样,他们都以外公的心思为出行方向,而这一次是因为外公说“听说乌镇蛮好看的”,他就开车向乌镇而去。

宝贵伯伯透过车窗看到路牌上的“杭州留下”,立刻像孩子一样雀跃起来:“这是荣康(我爸)家了,路过他家怎么可以不去看看他?”于是,第二天一早启森带着外公、妈妈和小姨开车来我家,一大家子人到了杭州连西湖都没顾得上去看一眼。只为了让两位老人见一面,耗掉了他们不多的游玩时间中的很大块,因为年初六他们就要赶回去上班了。

“外公都这么大的年纪了,让他有生之年高高兴兴地生活是我们的福气。像这样的老朋友相见

是多么难得的事,我宁愿少玩几个景点甚至不玩,也觉得很值!”启森自然而真诚的话,让我觉得很感动,瞬间觉得这位本来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很亲切,也让我看到宝贵伯伯家那种善良、淳朴的家风依然在代代传承着。

人生就是这样,虽然总会不断和一些新的朋友相识,但真正的朋友,一定会越来越少,因为,走着走着,方向不一致了,性格不相容了,地位有悬殊了,还有岁月和天灾人祸的消蚀,所以才会有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”的感慨。不是总在一起吃喝玩乐的就是好朋友,患难与共才是知己,这跟见面多少无关,跟有钱没钱、地位高低也无关,可一定跟是否善良,是否真诚,是否厚道有关!不要在乎失去了谁,要去珍惜剩下的是谁。此去人生,你若不离,我们继续……

百姓故事

戒赌妙招

■陈慈林

春节是国人最大的节日,亲人相聚,其乐融融。但无论城乡,偶尔也能看到男女老少围在一起“小搞搞”,而我的远房堂兄阿龙却是个例外。阿龙不但自己不赌,子女中也没有一个参与任何形式赌博的。

听老人们说,阿龙哥年轻时赌瘾特别大。那时穷,家里没有多少钱可以供他赌,有一次他3岁的儿子发热到了39℃多,老婆让他去丈人家借10元钱救急。归途中遇见了赌友阿国,经不起怂恿,他竟把儿子的病忘在九霄云外,不一会就把10元钱送进了别人的口袋。要不是我母亲用土办法降温,他儿子现在早已不知在哪里了,气得他老婆寻死觅活要与他离婚。为了赌博,他家真是小吵天天有,大吵三六九。但阿龙哥一直我行我素,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

可后来阿龙却戒赌了,这一戒就是几十年,很多人都感觉奇怪。那一天阿龙借着酒盖脸,对我讲了他戒赌的故事。

有次赌“小牌九”做庄,他手气出奇地顺,面前赢了一大堆钱。他得意地扯开嗓子正喊:“快下注,再不下注要后悔了。”突然觉得所有的人都呆呆地盯着他傻看,一回头,发现身后站着公安特派员老严。老严性如其姓,平时抓赌是出了名的狠,赌徒们常拿他老严赌咒:“谁赌博出老千,出门就碰上老严。”没想到还没出门呢,就碰上了老严,真晦气。

老严把阿龙他们带到设在公社(后来的乡政府)的治安办公室,和蔼地问他们:“生产这么忙,你们为什么还要聚在一起赌博?”阿龙一看老严没像往常一样发火,胆子也大了些,就喃喃地说:“我们其实只是小玩玩(娱乐)而已。”老严听了阿龙的辩解也不生气,反而说:“你们在外面小玩玩影响不好,既然想小玩玩,就在这里玩吧。”说着,老严要阿龙他们把口袋里的钱都掏出来,逐一登记。然后老严再把钱平分给阿龙他们,把没收来的牌九牌也拿出来,让他们开始赌博。为了玩得更逼真,老严还把一只小盒子放在旁边,赢了钱的人每次放一些钱进去(俗称头钱)。

到了深夜,老严派人到小店买来点心,让阿龙他们吃了后再继续“小玩玩”。到天快亮时,老严来了,让阿龙他们把钱都交出来,结果自然是各有输赢。老严登记好“战果”,然后说:“这几天水利工地上任务很紧张,你们只‘娱乐’,不参加劳动影响不好,今天我与你们一起上水库工地去劳动。”到了水库工地,阿龙他们的任务是抬大石头。两个人抬一块二三百斤的大石头,平时倒没啥,但一晚上不睡,浑身困乏,石头一上肩,腿都发软。谁要想溜号,一回头,老严就站在他们身后。

收工了,老严也不让他们回家,说大家都还没“过瘾”,今晚还得继续“娱乐”。到天快亮时,8个人躺倒了4双,老严又把他们带上了水库工地。到了晚上,他们拖着颤抖的双腿回到公社,一看到老严又拿出牌来,大家纷纷讨饶,向老严发誓再也不想“娱乐”了。老严通过登记簿,让他们清点“战果”,结果出乎意料,所有的人竟没有一个赢钱的。咦,这钱都到哪里去了?老严拿出盒子,原来这些钱都成了“头钱”。老严严肃地说:“俗话说,一副牌九牌,六十四点红,十个戏赌九个穷,那不穷的就是抽头的。你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,放着正事不做,没日没夜地赌博,怎么对得起老婆孩子?”一番话像刀子一样割在阿龙心上,羞愧得恨不得地上有洞,让他钻进去。

从那以后,不管谁来叫阿龙“娱乐”,他都一口回绝。老严的方法使阿龙明白了,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送到赌场去的人,是最大的傻瓜。阿龙至今还感谢老严教育他戒赌的好办法,让他死心塌地戒掉了赌。

笔随心动

母亲的善心

■陈耀

2004年10月的一天下午,我刚回到家母亲就说,今天的《杭州日报》你去看看。我一看,报上说杭州一个居民区有几个80多岁的老人,把每天节约的1元钱,捐款给社区困难职工。母亲对我说:“我是企业退休工人,尽管工资不高,可每天节约1元钱,我还是可以做到的。”母亲说到做到,这年底,母亲第一次向盘龙山社区捐献365元钱,让社区把这钱交给困难居民。

从此以后,母亲在每年3月5日,都到社区捐款365元。2016年3月5日早上6时50分,父亲打电话给我,让我回家一趟。我到了家,已经卧病在床的母亲,拿出一个装有365元钱的信封,要我替她去盘龙山社区捐款。当我把母亲的365元钱交给盘龙山社区工作人员时,她们得知母亲的情况后说:“你妈妈是企业退休工人,现在又生了重病,今年无论如何不要捐款了。”我说:“母亲一定要实现她的愿望——每年捐款365元,每天节约1元钱!”社区工作人员被感动了,只好收下母亲的365元钱。

2011年9月13日,母亲因为每天节约1元钱在富阳市首届十大道德模范(平民英雄)评选中获提名奖,受到富阳市委宣传部门的表彰,并获奖金2000元。母亲第二天就让我替她去富阳慈善总会捐款1000元,还有1000元母亲捐款到东阳老家的法兴寺。母亲对我说:“她做了点微不足道的事,获得如此高的奖励,让她感到羞愧难当。”母亲表示会继续坚持每天节约1元钱,直到她生命结束为止。

母亲除了坚持每天节约1元钱,从2005年10月份开始,还每年向《富阳日报》倡导的送春风温暖活动捐款1000元。2010年后,每年10月,母亲把这1000元

钱,委托我捐款到富阳民政局的慈善总会,一直到2015年10月止。这5年的每次捐款1000元,都是我替她去的,我会认真写上捐款人的名字吴雪媛。

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和2010年4月14日甘肃玉树地震,母亲又各捐款1000元献爱心。

回想起来,母亲生前每次上街,身上总会带上些零钱,看到街上乞讨者,都会给他们一点钱;而当看到了上了年纪或者残缺胳膊少腿者,母亲更会给他们50元甚至100元。

母亲时常对我说:“做人要善良,要乐善好施。谁都有困难的时候,在他人困难时候,你去帮他一下,那是雪中送炭。你在做好事的时候,你的身心会变得愉悦。做好事,不仅是你本身积德行善,也会为你的子孙后代积德纳福。”

母亲的心里总是牵挂着他人,而唯独没有她自己。母亲住在富阳康复路杭州人造纤维厂家属宿舍整整27年多,当隔壁邻居有人生病住院,母亲和父亲会第一时间,带上慰问金和礼品去看他们;有的邻居不幸离世,母亲会叫我父亲代她去医院太平间看望(因为母亲从小害怕去医院,尤其是太平间),并让父亲送上300元慰问金。母亲对我说:“大家能成为同事和隔壁邻居,这是一种缘分,要珍惜这种情谊,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。”

2016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,母亲在医院不幸离世,享年80岁。我遵照母亲遗嘱,等母亲入土为安5天后,才告诉隔壁邻居。隔壁邻居得知母亲离世的消息,无不感到悲痛与惋惜,同时为母亲的为人,竖起了大拇指!

母亲以自己的行动告诉我,做人必须要有善心,勿以善小而不为,并持之以恒。如此,这世界便温暖如春。



春来了

郭建生 摄

思绪点滴

■程应峰

见到一位他乡谋生的旧识,说到房子,他说他刚结婚时,两间房,四个人——两间房是单间,中间隔一通道,很老式的单身宿舍。四个人是他、他老婆、他妈妈、他小弟。他们两口子住的是卧室兼客厅,他妈妈那间除睡觉外,还附加厨房。好在小弟那时尚在校寄宿念书,周末回家,他哥俩住一间,老婆同妈妈挤在了一起。

很显然,那些日子,他最大的愿望便是买套宽敞的房子。对那种装饰得豪华舒适的商品房,他当然也在梦中奢望过。但梦想很圆满,现实很骨感,他们那时只能栖身在这样的房子里。好在一家人还算融洽,老婆温柔体贴,老妈通情达理,小弟也不多事,四个人生活在一起倒也和睦幸福。

他努力工作,几年后,攒了点钱再贷了点款,买下了在自己看来够用的房子,搬了进去。这时候,他的小弟他乡求学去了,他的妈妈被家中老大接去照看孙子去

了,他呢,为了生计,为了还贷,也离家发展自己的事业去了,装饰一新的房子就只剩下老婆一个人了。

老婆给他打电话时,总会说,一个人待在空空落落的大房子里,没滋没味的,常常想起以前一家人幸福地窝在一起的日子。

说到这里,他叹了口气:唉,以前的幸福,回不去了!我说,总有一些记忆是美好的,总有一些幸福是停留在记忆中的,我们的一生注定是要不断地受到各种牵制的。接着,我对他讲了这个故事:

一个后生从家里到禅院去,在路上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,他想以此去考考禅院里的老禅师。

来到禅院,他与老禅师一边品茶,一边闲扯,冷不防问了一句:“什么是团团转?”“皆因绳未断。”老禅师随口答道。

后生听到老禅师这样回答,顿时目瞪口呆。老禅师见状,问道:“什么使你如此惊讶?”

“不,老师父,我惊讶的是,你怎么知道是绳子?”后生说,“我今

天在来的路上,看到一头牛被绳子穿了鼻子,拴在树上,这头牛想离开这棵树到草地上去吃草,谁知道它转过来转过去都不得脱身。我以为师父既然没有看到,肯定答不出来,哪知师父您脱口就答对了。”

老禅师微笑着说:“你问的是事,我答的是理,你问的是牛被绳缚而不得解脱,我答的是心被俗事纠缠而不得超脱,一理通百事啊。”正是因为绳子的存在,才让牛儿失去了草原,让风筝失去了天空,让骏马失去了驰骋。

世界有无尽的精彩,人们有无尽的欲望,当一个人被物化的外在所困、所牵制时,看到的是具有物质梦想的幸福;当一个人拥有了诸如房子之类的物质条件时,眼睛就会转向人生过往中那些物质代替不了的幸福。

人生的不同阶段,有不一样的幸福。可以肯定,最真切的人生幸福,都是源于心灵,它与内心的感受有关,与情感的融洽度有关,而与房子的大小之类无关。

打工一族

车间里的匠人班

■杨松华

我在一家从事医疗废弃物收集、处置的公司车间,遇见了一个“匠人班”。起始,我以为他们是车间里的一群技艺精湛的工人,对所做的事情和生产的产品精益求精,有种精雕细琢的匠人精神,才被称为“匠人班”。结果,我走进车间,同他们聊起来,才知他们的“匠人班”另有寓意。原来,他们是一群以前做过泥瓦匠、木匠、铁匠、裁缝、幼师(教书匠),甚至当过兵的人(兵匠)!

徐海波是投料工,他做过泥工,是位泥瓦匠。他说他每投完一桶料,就像自己以前在建筑工地砌墙时,每砌完一桶沙泥一样的感觉。他会根据机器的运行时间细细地投料,将料在规定的时间段投入运作箱内。不多不少,分量刚好,就像他抹在砖块上的沙泥一样,多了,溢出墙缝,浪费;少了,砖

块结不牢靠。因为他的这种泥匠精神,被分到了投料岗位。

郭西员是分拣兼包装工,他做过木工,是位木匠。他说他分拣起那些病理性、物理性、化学性医废料来,就像自己以前在给人家做木工活一样,每块木料都不能直接使用,每块料都有自己的用途,凭他的专业眼光进行分料处理。然后通过锯、刨、凿等一系列工序,才能加工成理想的木料。这些医疗废弃物经他专职的分拣、“锯”、“刨”,最后都能非常得体地包装入箱、合格入库,等待下一工序处置。

许红波是车间里的分料工,他做过裁缝,当然就是缝补匠了。他为车间那几台处置机台分料,他要根据机台的性能、产量,合理搭配补给他们已分拣出来的医废料。经他对“布料”的剪裁加工成“护甲”“背包”“衬衣”,那些投料工投进去的就是“护甲”“背包”“衬

衣”。他苦笑自己这是为他人作嫁衣,空为别人辛苦忙碌。其实不是,那些投料工说,经他分来的处理料,每次都够产量,不会多到下班时,又返回冷库储藏。

张小火年轻时跟人学打铁,曾自己开过铁匠铺,如今他成为车间里的修理工,修理工当然是要成天的敲敲打打了。哪台机台坏了,他及时拆下来,一番敲敲打打,该磨磨就得磨磨,该铣削就得铣削,然后组装好,让机器及时运转起来。别看他身高只有1.59米,却粗胳膊粗腿的,他说是多年打铁练成的,一个重百斤的磨盘,他不需要帮忙,就自己钻机台底拆下,又顶装上。他跟我聊着,突然唱起了他编的顺口溜:“我是一名修理工,两把榔头,三餐不定,四季为人服务,拼得五脏俱损……忙到晚上九点下班,十分辛苦!”

女工叶能枝做过幼师,她说不能把我称为教书匠,我没教小孩子

们多少书,我无非是孩子们的护理工,哄他们吃饭、睡觉,帮他们穿衣服,陪他们一起玩耍,手脸脏了,替他们洗洗。我说,正因为你有这样的经历,车间才把你分到清洁组清洗那些储装医废料的周转桶吧?是的,叶能枝说,我做这些清洗,还真像是给孩子们洗手脸,我得擦洗干净,还要消毒,然后那些收运工会将它们重新派发各处医疗机构储装。如果送去的桶子没洗干净,人家医院里的人会骂的,我不能给我们公司丢脸。就像那些年我给孩子们洗手脸,都要洗干净,傍晚孩子们的家长来接他们的子女时,见了高兴。

车间里,还有柳五喜是木匠、李红初是木匠、刘运利是泥瓦匠,这八人组成的“匠人班”由兵哥徐兴华做统率,带领他们进行医废处置,开展车间各项工作。兵哥徐兴华当然就是“兵匠”了,他因为在部队受过特殊的军事训练,反应能力

和处置能力比车间任何匠人都要强,在遇到生产紧急情况时,他的心理素质、行动速度、判断能力都让“匠人班”人人叹服与信任。在他强有力的纪律要求下,“匠人班”个个服从安排。

我很奇怪,车间为什么来了这么多匠人。原来,他们是互相介绍的,是老乡,更是以前做匠人时的同事。他们以前做匠人时,都吃了很多苦,都在外省漂泊打工,如今他们年纪大了,匠人活儿不好做了,他们都回乡了,在自家附近的这家医疗废弃物处置中心打工。

他们依然存一颗匠人般的心,去做事,每一道工序,每一件产品都在精心打磨、专心雕琢。在他们眼里,他们还是匠人,每做一件事都要对得起东家、老板、客户、部队首长、家长。他们有一颗匠人心,在工厂做事,虽然每天只是一种机械重复的工作,但很快乐!